

· 名人手札 ·

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上）

沈 津 整 理

郑振铎先生在40年代初致蒋复璁先生的所有信件，都保存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特藏组。我在1999年4月，应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邀请，前去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又在央馆参观访问，重点就是阅览郑振铎致蒋复璁的信。承特藏组卢锦堂主任特允，我调阅了全部郑振铎致蒋复璁的信件和档案，以及徐鸿宝、蒋复璁、叶恭绰、何炳松等人在这一时期中的往来信函、电报、报告，以及当年郑振铎所拟并致蒋复璁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第一至第九号工作报告书等。并对其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信件等作了抄录及复制。

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赴德国留学，研习图书馆学。返国后奉派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1940年接任首任馆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化名“蒋明叔”由重庆秘密赴上海，和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郑振铎等先生商洽，搜购善本旧籍，充实馆藏。蒋复璁在央图服务三十余年，对奠定央图之规模及发展，贡献良多。1965年，他调派台北故宫博物院任院长，历时又十七年，于1983年退休。蒋复璁对图书馆学、目录版本学及宋史均有研究，成绩斐然，他的文章及论文等，最后结集为《珍帚斋文集》，分成五册由台北

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1973年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对这批信件和档案感兴趣，是因为在1996年时，我曾写过一篇“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文章，大约二万多字，发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上，其中也叙述了郑、蒋之间的合作关系。我当时的想法是，如今保存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其中有三千八百种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得之于上海。那是由于当年在重庆的朱家骅、陈立夫、杭立武、蒋复璁诸先生的指导和鼎力支持下，运用“中英庚款”的部分资金以及原先拟筹建中央图书馆新馆的经费，由上海的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郑振铎等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为国家抢救、购买、保存了众多的珍贵善本及文献，对于这一发生在1940年至1941年间轰轰烈烈的壮举和功绩应予大力表彰。文章发表后，又引出了台北学者林清芬女士的介绍央馆藏郑致蒋札的文章。她的介绍，是我原先所不知道的。

郑振铎当年为抢救图书文献的书信共分二部分，一部分是致张寿镛的信，共二百七十通，全部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1988年，刘哲民编《郑振铎先生书信集》时，全部予以收入，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1992年，刘先生又和陈正文合作，将影印本重新排印，改名为《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分则是致蒋复璁的信，保存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在国内，几乎所有的郑振铎研究者都不了解保存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这批重要信件和档案，因此，更谈不上利用和研究了。可惜的是，已印出的郑振铎致张寿镛的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入研究，这一点可以从近十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郑振铎研究的专书中作出判断，这是令人遗憾的。

《文献》的主编王茜女士在得知我手头上有部分原信的复印件

和抄件后，感觉到了它的重要性，她嘱我尽快加以整理并加注释，以便让研究者得以利用。现仅将第一部分郑振铎致蒋复璁的信件先予发表。我相信，这些从未发表过的信件，一定可以补充《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等书之不足。注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沈津志于美国哈佛燕京

2000年12月圣诞

慰堂先生^①：

本月初奉上第二号报告^②，谅已收到。兹接读四月三十日来函，知四月二日所发第一号函已到渝，至慰！尊示所开各点，兹奉覆如左：

一、北平方面，已委托可靠之友人代为采购。新发现之要籍，当可不至流落外人手中。惟各方外人访购“方志”甚力，仅燕京哈佛社^③一处，闻已储有六万美金，势恐不易与竞。现在关于“方志”，仅能相机购置善本及罕见本若干耳。

二、各种局刻及普通实用书籍，在杭州胡氏书及李氏书中已搜罗不少，邓氏书^④中亦有若干。以后自当多购。盖此类书价仍尚廉也。

三、《十一朝东华录》及《硃批上谕》二书，当遵嘱将书款归入帐内。

四、《大正藏经》市上多零星残帙，完全者甚少。现仅缩印之《磧砂藏》，全书尚易得。余当随时留意采购。

五、《大清会典》及《事例》，购得后即装箱寄上。《藏经》如购得，亦当同寄。如一时不易购，则当待后再寄（如《磧砂藏》可用，当立即购寄。乞示知）。

至关于第二函寄发后续行购得各书，当于第三号“报告”中详之。现在最感需要者为续筹款七十八万，以便商购

刘、张诸家之书。张芹伯^⑤书欲售美金三万，自不妨暂行搁置（其目已将编就，即可取得）。刘晦之^⑥书目凡十二册，已取到。普通书极多，约近五百箱。惟索价过昂耳（“方志”不在内，索四十万）。嘉业堂^⑦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亦甚注意也。此半年内，实为紧要关头，筹款如有把握，自当即积极进行，与各家商谈也。事机迫切，务恳速行商决见覆为荷！又顷据某肆言，内政部旧藏《大清会典》三百余箱，已为某方所得，运沪拍卖。某商得之，正待价而沽，约万元以内可得。某肆愿购之，以数十部赠予我们，惟盼能先行垫款。如此，不费分文，可得书数十部，似可允之。所垫款亦即可归还。盖沪、平各地需此书者甚多，每部约需二、三百元之谱，彼售去三四十部，即可出本也。如何之处，并盼立即示知。专此，顺颂公祺。张寿镛^⑧、何炳松^⑨、郑振铎同启。五月十四日。

注：

①此信，《郑振铎年谱》（陈福康编著，1988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年谱”）失载。

②第二号报告，即“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书”，为1940年5月7日所写。《年谱》失载。

③燕京哈佛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即哈佛燕京学社，是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哈佛大学与北平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事处。其基金乃为美国铝业大王赫尔的巨额遗产。多年来，该社在培养汉学人才、购置图书资料、出版书刊方面成绩卓著。

④杭州胡氏书及李氏书，不详。邓氏书，当指邓邦述群碧楼藏书。邓邦述（1868—1939），字孝先，号正閼，晚号群碧翁，江苏江宁人。侨寓苏州。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入湖北巡抚端方幕。民国初年，任东北盐运使，后入清史馆。收藏甚富，以宋刻本二唐人集《李群玉集》、《碧云集》为最著。编有《群碧楼善本书录》等。卒后，其家人将遗书分售于中央

图书馆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

⑤张芹伯，即张乃熊，一字芹圃，张钧衡长子，浙江吴兴人。光绪贡生。继承其父适园遗书，搜书之兴不下其父，尤精鉴别。编有《芹圃善本书目》。

⑥刘晦之（1879—1963），即刘体智，晦之即其字，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以荫官户部郎中，历任大清银行安徽总办、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1949年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其藏书处为远碧楼，取唐柳宗元“永州新堂记”中“迤延野绿，远混天碧”颜之。编有《远碧楼书目》、《善斋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等。

⑦嘉业堂书，即刘承干藏书。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刘锦藻长子，浙江南浔人。清末诸生，候补四品京堂、内务府卿。辛亥前以遗老自居，民国后居上海，自1910年起在沪上大肆收书，于南浔镇上筑嘉业堂藏书楼，藏宋元明清旧槧达万余部，稀见者甚多。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

⑧张寿镛（1876—1945），字伯松，一字永霓，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光绪举人，任江苏淞沪捐厘总局提调、江苏度支公所科长、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1912年后，先后任浙江省、湖北省、江苏省、山东省财政厅长，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兼中央银行副行长。1925年与王丰镐等人创办光华大学，为校长。尝收集古籍，编刻有《四明丛书》等。

⑨何炳松（1890—1946），字伯臣，又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学士、普林斯敦大学硕士，曾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回国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兼省视学、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后为光华、大夏、国民大学教授，任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兼副馆长、副经理、编译所副所长。1936年任暨南大学校长，后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

慰堂先生^①：

五月八日来示收悉。前一函及一电（致何先生）均已覆，谅已收到。此间“普通实用书”收得不少。杭州胡氏书、李氏书及邓氏书中均有普通书，而李氏书一万余册，殆皆为实用之书。凡各批书中所有“目录工具”及“金石书籍”均当另行提

出。惟 尊处“书单”迄未收到，不知所急需者，究为何书？俟此项“书单”到时，当即将已购者提出奉上，其他未购置者，当即行配齐。如能由邮局直接寄奉，最为方便。乞便中示知应与邮局中何人接洽^②，并应如何寄法，以便照办。群碧楼书，善本三百余种（《全唐诗稿》在内），连同普通书，已同时购下。（第二号函中已详及）乞勿念！前月曾从北平购得朱警辑《唐百家诗》全部，合之沈炳巽之《续唐诗话》，将来重辑《全唐诗》大有希望。其他宋、元人诗集，曾设法梧门抄本三十余册，未曾购妥，大是不幸。现仍在进行商洽中，不知能否归我辈所有。此书全从《大典》出，与四库本颇有异同。四库所删改者，此均保存原文，（曾取得第一函略加对勘）故甚可贵。刘晦之处亦有法氏抄本宋、元人诗数十册，合之正是全璧，将来《全宋诗》或有纂辑之可能。斯类原料，似不能不乘此时机搜罗之也。刘晦之藏书凡五百箱，“方志”最多，风闻欲合售二十万金，可姑置之。余书欲合售四十万金，其中宋、元板与铅印、石印本糅杂一处，普通书尤多。殆可谓为“应有尽有”。近闻其中精品，有逐渐散失之虞，大是可虑！季辑《唐诗》底稿（以原书剪贴，明板最多，亦有元板，闻并有宋板在内，未见，以仅取得第一函也），曾有某贾欲加问津。《张于湖集》（宋刻宋印）亦已有北平文禄堂王贾^③欲代人购之。如精品去其大半，则其全部藏书即得之，亦无甚价值。如尊处欲进行商购者，乞即行示知，以便办理。迟则恐怕要缺佚不少矣。其全部书目十二册，已在敝处，正在囑钞胥录副中。顷有某贾出示西书目录数十页，共三十大箱，皆应用书及文学、社会科学之著作，疑为某处大学所散出者，索一万四千金。以其过昂，已将“目录”还之。中西旧书商店倪贾，甚为狡滑可恶。《石林诗话》凡三册，仅四十余页，书品绝佳，然系元板，非宋板也，索三千元，可谓奇甚！已还以六百元，尚无售意。最后，倪贾让价至

一千三百元，然仍不甚值得。想来不会有受主。至《李直讲集》，彼以宋板号召，始终不肯取出一阅。（且言：须俟《石林诗话》购成后，始可阅此书，大是可恶！）盖觐集，世上恐不会有宋板，疑仍是以明黑口本冒充者。俟彼能就范，当再奉告。惟平贾来此者日多，殆皆以江南为收书之大泽。盖山左、山右二地，本为平贾收书之大本营，近皆罕有货色，故其目光不得不转而南下，书价因之大为腾贵，颇感棘手。然数月以来，与各藏书家联络尚佳，大批书当不会失去。惟盼能源源接济以钜款耳，如款有把握，即北方书亦可大批南来。商人重利，实难动以感情，责以大义也。风闻张芹伯之弟，在美国留学（？）者，曾于最近来函，欲代美国某图书馆^④大购宋板书。平贾辈已开出书单若干寄去，“国宝”一失，不可复得，大可焦虑！务恳速为设法，或由渝设法通知张某，不应代为搜购，欲购者，必须经过审查，验明无关文献，并非“国宝”，始可任其寄发。否则，必须设法截留。此事关系民族文化太大，务恳告知骝、立二公^⑤，速想一妥善办法为荷！正封函间，又得七日来示并书单一份。书单中各书，已购者不少，当即行遵嘱寄上。邮局方面，如办得通，可直接寄渝，则数日后即可奉上也。乞勿念！此间所得各书，正在分别“编目”，其“善本”部分，已详加批注版本并录题跋。为此项“编目”工作者即嘉业堂编目并管理人之施维藩君^⑥。现已写成三册，尚为负责，可释厘念。惜尚无暇录副奉寄耳。要说的话太多，当于第三号报告中详之。专此，勿颂近祺。弟振铎拜启。一九四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单已到，鄙意寄书地点以寄至香港九龙福莱街为妥。以渝昆不但需时，且恐未必肯寄也。弟寿镛注。

注：

①《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刘哲民编，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书信集”）第121页致张寿镛札（1940年5月21日）云：“慰堂先生

顷来函，兹附奉，乞一阅。”

②“邮局中何人接洽”，“何人”为唐弢。唐弢，字端毅，笔名风子、晦庵，浙江镇海人。作家、评论家、文学史专家。早年任上海邮务管理局工作，抗战期间，郑振铎致蒋复璁的信件，多由唐弢设法避免检查，代为付邮。《书信集》第158页致张寿镛札（1940年7月21日）云：“寄发方法甚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人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

③北平文禄堂王贾，即王文进，字晋卿，自号梦庄居士，河北任丘县人。民国间于北京琉璃厂设文禄堂书铺，精于鉴定版本，为民国间书林之重要人物，著有《文禄堂访书记》。

④美国某图书馆，指美国国会图书馆。

⑤骝、立二公，指朱家骅、杭立武。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广东民政厅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至1957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后在台北病逝。杭立武（1904—？），安徽滁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曾赴美国、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教授、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去台湾后，续任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评议员。

⑥施维藩，字天游，号韵秋，江苏海门人。本崇明旧家。早年任小学教师十年，后在南浔中学任教。学问淹博，性好佛学，曾为嘉业堂藏书楼主任。上海沦陷后，避居上海，协助郑振铎编目。1948年，因患肺病去世。

蔚唐先生^①：

前上一函，想已收到。曾由香港高先生转上《清会典》二部，想不日当可收到也。惟“邮费”未免太贵耳。（恐要超过书价）兹由张凤举^②、李旦丘二先生介绍，知听涛山房得到商代铜器十余件、陶器三十余件，皆完整，系劫中在安阳出土者。据云：甚可靠。我对此完全外行，特嘱其摄影一份，并拓出“文字”。计商器十三件、周器二件、陶器三十四件，后来又得到商器三件。第一批商、周铜器十五件，欲售洋一万三千元。

（陶器并说价，但甚廉）第二批商器三件，欲售三千余元。兹将照片附上。此二批古物，最好能由傅孟真^③兄方面收购。已再三囑该肆不可拆售，等候我们回音。如可购，乞即覆一电，此间当可先行议价并付定洋或代为垫款。便中恳即转达孟真兄为荷。至五月以来购书情形，详于第三函，明后日即可寄上。专此，匆候著祺。振铎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张凤举（1895—？），字定璜，江西南昌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历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中法大学国学教授，为中法大学附设孔德学校常务校董。

③傅孟真，即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曾参加五四运动，为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兼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次年在台北病逝。

慰堂先生：^①

六月十五日及二十八日两示奉悉。渝地连日遭轰炸，同人等谅均安吉，念甚，念甚！《大清会典》已由高君转上两部，不知已否收到，抑仍滞留香港未寄，乞便中示知。已购各书目录，当添雇一人逐渐钞出，陆续奉上备查。商购刘晦之藏书事，已搁置，一以其无甚好书，一亦以其索价过昂。惟宋刊《中兴馆阁录》等九种，实为国宝，万不宜失之交臂，已在积极商洽中，惟款已将罄，骊公来电所云之续款八十万，恳能即行汇下备用。现购得费子怡^②氏藏书一批，计一百余箱、一万三千余册，中多清儒著作，又元、明刻本及抄校本二百余种，共价三万元，本星期内已付款取书。详细内容，容后奉告。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芹伯书中仅宋板已有七十余种，黄跋^③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④之后劲也。金石、目录书尚未起

运。现正派人至甬设法转寄。至全部书籍内运事，关系甚大，曾商之菊生先生^⑤，亦期期以为不可。盖此间现尚安谧，且存放地点甚妥，可释念。普通本不妨内运，即遭损失，尚可添补，惟善本则似仍以暂时存此为宜。已将此意电覆骝公，便中恳再一提及。抱经堂^⑥之李越缦手札已送来过，仅四十余通，索价至四百余元，以其内容不甚佳，已退还之矣。前奉上数函，一附张蕙玉^⑦书目，一为商代铜器事，想均已收到，恳便中见覆，以便遵循。现存款无几，刘晦之之宋板书及张蕙玉书，均亟待续款寄到，始可进行。又北方有《王文公集》残本，即罗叔蕴^⑧所谓天壤间秘宝，曾据另一残本辑出荆公遗文不少者，现或可得到。此书为南宋初年刊本，尤有北宋板气息，且纸背均为宋人手札，尤可宝（此事正在进行，乞秘之）。尚有宋板书若干，亦在设法中。如能搜集宋板书至百种以上，则“百宋千元”之盛业，当不难于今日实现之。如能并得张芹伯、嘉业堂之所藏，则宋板书或可有“二百”之可能也。微闻我辈所得书之一部分目录（即历次报告中所提及者），曾有人录副示之某君，某君又宣之于外，甚是不妥！盖此等事，以缜密为上策，更不宜公开也。尚恳便中留意及之为感！专此，顺颂暑祺。张寿镛、郑振铎、何炳松。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

又七月三日致铎函已拜悉。《清会典》二部，已寄港转，不知港已寄出否？甚念！俟甬地交涉办妥后，当将第三部奉上，以应尊需。孟真兄如有覆函，请即示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费子怡，江苏武进人，费念慈之后人。

③黄跋，指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黄丕烈的跋。

④南瞿北杨，指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及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

⑤菊生先生，为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光绪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刑部主事、邮传部左参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合众图书馆董事长。1949年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家有藏书甚多，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

⑥抱经堂，即朱遂翔（1902—1967）之肆，字慎初，浙江绍兴人。1915年在杭州设抱经堂书局，又在上海愚园路设分店，刊售旧书。是书林中之重要人物，与《贩书偶记》之作者孙殿起有“南朱北孙”之称。年六十六而卒。

⑦张蕙玉，即张珩（1915—1963），字蕙玉，别署希逸，张钧衡之孙，浙江吴兴人。现代中国书画鉴定家。三十年代，两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家有韞辉斋，藏名人书画甚多。1949年后，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书画鉴定造诣甚深，对书画收集、研究、出版方面有杰出贡献。

⑧罗叔蕴，即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曾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端重考古，贡献甚大，藏书也富，喜于传刻古籍，刊布丛书，著有《雪堂丛刻》等数十种。

蔚唐先生^①：

晨间奉上一函，并附公是目一份，想已收到。兹复附奉存港之杂货目^②一份（中亦有数十种为公是物），乞留存查。尚有一批目，数日后亦可奉上。如此，则此事可全告一段落矣。

“航运”之书，如已到达，恳便中即来一电示知，以慰远怀为荷。专此，勿颂 晨祺。振铎拜上。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下午。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公是目”、“杂货目”，应是暗语，当指善本书目。

慰堂先生：^①

前日奉上一函，想已收到。兹将敝店前所收购之邓氏群碧楼书全部目录，分作三函寄上。收到后，便中乞一覆。尚

有其他各家书目，当陆续分批寄奉，以供选购。中图^②自先生正式就任后，想必可大展鸿图也。敬贺，敬贺！盼能多购若干书籍，以实尊库。敝店无能为力，必当尽力代为采购也。惟敝店资本短少，兼之近来收货过多，周转为难，眼见有好书精品亦无力收下。友人^③处所认之续股，盼能即日汇下为荷？盖营业最贵继续发展，一旦停顿，便不易恢复，且亦不易再图进步了。半年以来，费力颇多，店务甚有起色，前途极有希望，凡各地书贾皆已联络就绪，如一月、二月，续股不到，便将使来货中断，势难发展。务恳股东^③方面注意及此！或再行先拨若干亦可。匆此，顺颂 公祺。铎上。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夜。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中图”，即国立中央图书馆。此句指1940年7月30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事务结束，8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蒋复璁就任馆长。

③“友人”、“股东”，皆指重庆方面，为暗语。

慰唐先生^①：

得来示，甚快！知邓、宗二月已收到^②。兹又将胡氏书目（作一函）奉上，乞察收。费氏书目，亦同时另函寄奉（分作二函），收到后，恳即覆数字。尚有敝店新收之其他书目，亦当陆续寄出。店中“营业报告”第五号，即可于一、二日内奉上。专此，匆颂 公祺。弟铎上。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邓、宗二月已收到”。“邓”指邓氏群碧楼书。“宗”指宗舜年家书，舜年（1865—1933），字子戴，号耿吾，宗源瀚子，俞樾婿，南京人。光绪举人，以郎中銜内阁中书，署金华知府，后在西江总督端方幕中。民国后，退居常熟及吴县，任常熟县图书馆馆长。富藏书，多善本，精鉴别，工目录、校

勘之学，家有咫园，为其藏书处。

蔚唐先生：^①

叠上数函，谅已收到。芹款已到，连定洋万元，共已付四万元（上月底付三万）。明（昨）日傍晚，取来黄氏校跋书一百零一种，三百又三册（中一种仅有藏印），点收无误。兹钞目奉上，乞存查。此批书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虽仅二箱，而浩若渊海，黄跋书当以此为钜观矣。披览终夜，喜而不寝，摩挲未几，几于忘饥。宋、元部分，俟点查完毕后，亦即可收下，乞勿念！与此函同时，并奉上“丛书”^②印样甲 35 至甲 41 号，共七函（内为《安南来威图册》三卷、《辑略》三卷）。收到后，恳能一覆。前共已寄上印样不少，不知均已收到否？殊以为念也。如不能收到，则即当另想办法寄上矣。圣与先生^③仍在渝否？甚念，甚念！见时，乞代为问候。连日殊为兴奋，除上课外，几足不出户，全为“书”忙！然实乐之不疲也。专此，顺颂 公祺。振铎拜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丛书”，指《玄览堂丛书》，郑振铎化名玄览居士所编辑，最初拟名为《晚明史料丛书》，所收图书大抵关于边疆史地、内政、外交、典章制度者。初集计三十一一种，于 1940 年在上海影印。续集二十一种、三集十二种，分别于 1947 年、1948 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

③“圣与先生”，即为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吴兴人。中国金石学家、文物鉴定家。清举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早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测绘局局长、高等工业学校监督。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1949 年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北京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文革”中备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九十。

蔚唐先生：^①

十一月二十二日来函奉悉。朱公致柏公电^②亦已收到。续股一万五千元已由遐老^③处转到，扣除汇水后，实收一万三千六百十一元余，共损失约一千四百元，可谓钜矣。不知此后之续股，有无更妥善之方法寄下？续股尚有一万五千元，想不日亦可寄出。此款到后，敝等意拟先购刘氏货一整批，俟陈方续股五万到后，再续购张氏货，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惟物价随米价而日涨，如再迟延不决，将来必更难措手。刘货已在编印“目录”，闻欲向美国售销，已力加阻止，尚不知有无效力。顷知平傅某^④处已有货色一批，均颇佳，由某人经手，售予国会图书馆，此实大可扼腕之事也！不知贵处有所闻否？总之，我辈在此，已尽人事，尽量设法为店多收货色。能在阴历年内续股全部寄到，则在收货方面，必可便利不少。且亦亟思能在此时将店务清理，以轻责任。务恳鼎力设法，在各股东方面进言，早日汇款，至盼，至盼！现正在接洽，购入一批关于明代之“史料”书，中有《明会典》二部（一万历、一弘治）、《大明律》、《大明律集解》、《皇明书》、《皇明献徵录》、《皇明世法录》、《明政统宗》、《皇明经世文编》、《五边典则》、《经世雄略》、《厂库须知》、《明名臣言行录》、《辽东志》（嘉靖蓝印本，孤本）、《海盐图经》、《嘉兴府志》等等。又有明初黑口本之宋、元、明人集十余种，天一阁旧藏明抄本（皆单本）十余种，明刊《山静居丛书》及《颜子传书》等若干种，皆极为罕见者。大约可以购得。间亦有与刘氏目中物相同者。为节省物力计，自当剔去。然“少纵即逝”，不可复得。现尚扣留在敝处，并未退去。如不嫌“重复”，则亦不妨收之也。有某贾来言：有宋刊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全部，可出售。世间殆无此书，如有之，实最大之好消息也。已囑其设法取得一阅。又津海源阁有宋蜀刊《二百家名贤文粹》（见黄氏《题跋记》）实人间孤本，

至少须一千五百元始可售。已在商洽。然为力不足，似亦艰于问津。现在目标，全在“孤本”、“稿本”、“罕见本”及“禁毁书”、“四库未收书”，所收者已颇可观。盖惟此类书之获得，方符“保存”文献之初衷也。普通书，比较易得者，已一概弃之不取矣。贵处如能力加援助，则将来必大有成绩可言。得失之间，殊为微妙。能有实力，则一切均可顺利办去也。专此，顺颂撰安。振铎拜上。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菊老^⑤染恙，已进医院，祝其能早日痊愈也！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朱公致柏公电”，指朱家骅致何炳松电报。

③“遐老”，为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作誉虎、玉父，号遐庵，晚号矩园，广东番禺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曾任职清邮传部。民国后任交通部长。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文史馆副馆长。于交通、财政、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均有建树。喜藏书，后捐赠上海市合众图书馆。抗日战争中，为抢救沦陷区古籍文献作出艰苦的努力。

④“傅某”，指傅增湘。增湘（1872—1949），字沅叔，号藏园居士，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为编修。曾官贵州学政、直隶提学使、教育总长等。1919年后息影藏园，以藏书、校勘、著述自娱。后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为现代文献学大家，收藏极富，多孤本秘籍。著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

⑤“菊老”，为张元济。

慰堂先生：^①

月来将去岁所得之书加以整理，尚觉得意。今春书价大昂，平肆因汇水关系，尤不愿售书于南方，故此我辈得书恐将倍艰于前矣。细估去岁所购，价均尚廉，若于此时购置，需款必将倍之。近来选书更酷，所得不多，盖由此也。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

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②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前毫不知情，否则，必力阻其不必多此一举也。二公盛意，虽甚可感，然似未深知弟之为人。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也。尊处如亦允二公所得，竟欲付弟以报酬或任何名义，则弟只好拂袖而去，不再预问斯事矣！弟自前年中，目睹平贾辈在此钻营故家藏书，捆载而北，尝有一日而付邮至千包以上者。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尝与菊、咏、柏诸公^③谈及，亦但有相顾踌躇，挽救无方也。姑电蒋、朱、陈、翁诸公^④陈述愚见，幸赖诸公珍护民族文化，赐以援手，又得吾公主持其间，辛劳备至，乃得有此一岁来之微绩。虽古籍之多亡，幸“补年”之尚早，江南文化之不至一扫而空者，皆诸公之功也。此不仅建国之盛业，亦子孙百代所应泥首感谢者。我辈得供奔走，略尽微劳，时读异书，多见秘籍，为幸亦已多矣！尚敢自诩其功乎？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且政府功令，兼职者不能兼薪。弟任教国立大学，已得国家薪禄，更万无再支额外报酬之理。如为采购事务，奔走市上，则尽可开支车资，实无按月支领巨额薪酬之必

要也。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己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 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采购事，最麻烦，且最不易得美评，差幸年来无大过失，足慰远念。顷正由森公逐书审定，查点入箱。善本书目，正在缮写，不日即可奉上。诸公读此目后，当可了然于采购经过，无烦弟之费辞陈述也。微闻妒忌猜疑者大有人在，固不仅要防奸也。袁某^⑤在港，扬言欲破坏此事，不知是何居心。我辈尤应百事小心，不宜授人以口舌。故即为吾公计，亦不宜提及弟之报酬事也。如尊处竟允二公之请，竟致酬于弟，则弟为一己之名誉计，惟有洁身而退，自即日起，不再预问此事（至已购各书之清理，自责无旁贷，仍应办竣）！区区微忱，幸加鉴谅是幸！专此，顺颂 公祺。弟铎拜启。二月二十六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森公”，指徐鸿宝。

③“菊、咏、柏诸公”，指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

④“蒋、朱、陈、翁诸公”，指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翁文灏。

⑤“袁某”，即指袁同礼。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又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曾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1944年任北平图书馆馆长。1949年9月去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据《郑振铎年谱》，1941年3月7日致张寿镛信，谈及“袁守和等已到沪（乞秘之），同来者有王某（按，即王重民），欲来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宋版书。见面时，当劝其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

慰棠先生：^①

二月五日及二十二日来示均奉悉。森公来此后，几无日不相见，见无不畅所欲言。森公游书肆四十年，博见广闻，当代无双。我辈得其助力，店务必能大为发达，殊可欣幸也！已得各货点交事，已进行多日。惟手续甚烦，尚须一二月之时力，始可全部告竣。前电及前函所统计之“善本”数目，经森公审阅后，其中有平常习见之物，或印本较次，或钞本较新者，尚须剔除若干，又在一二月间，又陆续增加若干。全部善本目，非俟点阅完毕后，不能告成。曾约略加以估计：如能获得刘货，则全部精品，可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可抵得过北平图书馆之四册“善本目”矣。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其他“经”、“子”部分，大足并美，“史”（除“方志”外）、“集”二部，尤有过之无不及。诚堪自慰也！各书经森公审阅，如得一知音，每有为其十数年前所曾获睹者，如见故人，弥增感慨！亦有为其所未见者，则往往拍案叫绝，不忍释卷，披书欣赏，相视而笑。“解人”忽得，深为“书”幸！相聚数月，快慰之至！运输事，无日不在考虑中，已略有眉目。与陈颂虞、丁衣仁^②二先生亦已商谈多次，陈、丁二位决定由闽转。此间并拟托其携上目录、金石书若干。（已装箱就绪）正在购买船票时，闽海忽又封锁。行期恐又不得不展缓矣。外运之举，颇有可能，正积极进行。总之，以慎妥为主，决不至打草惊蛇，多增麻烦也。尚恳股东方面，亦能早日代为妥筹善法为祷！股款五万，尚存港地王君处。如依照王君分期汇来办法（须三月至半年），实恐缓不济急。一则，时间过久，刘货恐生变化；二则，如欲外运，必须早日结束刘货，决不宜多所担搁。而刘货则须整付四万，难于零星分批付款。务恳贵处即日电知王君，将此款一次汇下（或尽于一个月內，分数次汇下亦可）为要，盖刘货为时髦物，思染指者不在少数。有某某古董商亦已在议价中。又袁某在此，闻有破坏意，且亦在钻营接洽中。如此批

货为外人所得，诚百身莫赎之罪人也！我辈利在速购，否则，价格或将抬高，且大有被夺去之可能。我辈对此事，心力已殚。万一发生变化，实不能负责。半月以来，偕森公排日前往阅货，精品至多，爱不忍释。经仔细选剔后，尚可有一千六七百种之上品。若零星购置，其价恐将倍展，且其精品亦多万不可获得者。（可遇不可求之物居多）关于明代史料、清儒稿本及若干禁书部分，均足称钜观。我辈进行已大有眉目，若被彼辈一举手而夺去，则诚可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矣。全在争取时间，愈速愈好，款一到，即可分批取货矣。尚乞贵处十分留意，并乞即行电知王君早日汇款为要！少纵即逝，迟则不及！某某如此破坏，是何居心，诚不可测！我辈连日用心防间，已无微不至！惟此事甚是机秘，不足为外人道，亦恐多生口舌，乞秘之为感！印书事，纸张前已购得，（共购六百元左右）似不妨进行。印成后，并不发售，乞放心！敝处股款，所存不多，如办理外运，则需款必钜，不知马氏处垫款万元，能暂缓拨还，或由尊处设法另行拨款归还否？有备无患，乃上策也。敝处用款，已极为撙节，惟遇上上精品，仍不能无动于中。刘晦之处之宋刊本《中兴词选》、《诸葛忠武侯传》、《切韵指掌图》等十余种，将行散出，此非加截留不可者。又津有《二百家名贤文粹》（宋蜀刻本，孤本）及唐人集数种（均宋蜀刊本）均待价而估，此等国宝，亦必在罗致之列。瞿氏书近亦大有分散之可能，此均非储款以待不可者。李木斋^③所藏敦煌卷子，尚有一批未售去，（均为古书写本，非佛经）实精华所聚，微闻国会图书馆有问鼎之意。若此批再归异域，则我国所有敦煌卷子，尽余北平图书馆之八千余卷佛藏矣。此事亦在探询中。俟有确耗，当再奉告。总之，为子孙百世留些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各股东必亦同具此心此志也！此间“善目”，俟刘货得到后，即可陆续写就，分

批奉上。观此目后，便知店中所得，甚是重要，一岁心力，不为浪掷也。宋元书影，已在陆续付印。兹先将《中兴馆阁录》及《五臣文选》书影三页附函奉上。馀当于下函中再寄。专此，顺颂公祺。子裳、如茂、犀谛仝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陈颂虞、丁衣仁，陈颂虞不知其人。丁衣仁，为蒋复璁同学，时去重庆中央图书馆任职。

③李木斋，即李盛铎。盛铎（1859—1934），字蟾樵，又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晚号麀嘉居士，江西德化人。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出使日本国大臣、山西巡抚等职。民国后，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著名藏书家，家有木犀轩，晚年寄寓天津。1940年，藏书悉售北京大学图书馆。

慰棠先生：

由柏丞先生转下来示，敬悉一切！先生盛谊，至为心感！惟弟之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弟素奉公守法，自必严遵国府兼职不兼薪之功令。有违尊命之处，尚乞鉴谅。将来，弟如辞去暨大教职，专办此事，或不支暨大薪水时，自当即行遵命支薪也。俟此间事务告一段落时，弟或将赴港一行。刘书成交后，拟在一个月內，将“善目”全部编就奉上。自信目中物颇可观，幸不辱命也。专此，顺公 公祺。弟振铎拜上。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

陈、丁二先生已动身，想不日必可到。

注：

此信，《年谱》失载。

蔚唐先生^①

四月廿六日及五月十四日二示奉悉。知衣仁先生已平安抵馆，至慰！王款已到三万，故马氏处款自可不必再行借用矣。七号营业报告，知已收到。八号报告，想亦必已达览。近正办理清结，故零购部分已不再继续。惟每见“可欲”，心中又未免怦怦欲动耳。运货事，正积极设法，但总须犀赴港一行，以便决定如何办理。总之，以慎妥为主。俟运货事告一段落，犀当内行一次，面罄一切。陈股欲增加股款，扩大营业，闻之至喜！“中庚”股曾来一“佳”电，亦有此意。诸股东关怀文献，钦佩无已！（“佳”电已于“辰”、“智”奉覆，不知收到否？）我辈自不敢辞劳，本“保存”之初衷，尽应尽之责也。惟进行时期内，甚盼森公能暂留此，以便共同审阅各书，并负责相商一切。我辈已力加挽劝，盼尊处亦来一函挽留之。据我辈年来调查所得，在最近将行散出者，有

（一）张芹伯（进圃）之藏书一大批，（衣仁先生携上之《进圃善本书目》，即张目，非公是目也）总数约一千五百余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经部”若宋刊《纂图互注周易》、宋刊《易注》、元刊《韩诗外传》、宋刊《仪礼经传通解》、宋刊《春秋经传集解》、元刊《春秋透天关》、元刊《孝经注疏》、元刊《说文解字韵谱》、宋刊《押韵释疑》等；“史部”若宋刊《史记》、宋刊《五代史记》、宋龙爪本《资治通鉴》、宋刊《通鉴纪事本末》、元刊《逸周书》、元刊《通志》、宋刊《东都事略》、宋刊《育德堂外制》、宋刊《东家杂记》、宋刊《国朝名臣事略》、宋刊《舆地广记》、宋刊《吴郡志》、元刊《文献通考》、宋刊《小学史断》等。“子部”若元刊《孔子家语》、宋刊《近思后录》、宋刊《黄氏日钞》、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元刊《黄帝内经素问》、元刊《伤寒明理论》、宋刊《新大成医方》、宋刊《朱氏集验医方》、

宋刊《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元刊《活幼心书》、金刊《铜人腧穴针灸经》、宋刊《元包经传》、宋刊《烟波钓叟歌》（可疑）、元刊《图绘宝鉴》、宋刊《容斋随笔·续笔》、元刊《鹤山雅言》、宋刊《自警编》、宋刊《百川学海》（存十种）、宋刊《白孔六帖》、宋刊《白氏六帖》、元刊《山居四要》、宋（？）刊《宣和遗事》、宋刊巾箱本《老子道德经》、元刊《三子□义》等。集部若宋刊《楚辞辨证》、宋刊《反离骚》、元刊《李太白诗集》、宋刊《草堂诗笺》、宋刊《张司业诗集》、宋刊《李贺歌诗编》、宋刊《伊川击壤集》、宋刊《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宋刊《豫章黄先生文集》、宋刊《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宋刊《参寥子诗集》、元刊《韦斋集》、宋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宋刊《东莱吕先生文集》、宋刊巾箱本《诚斋文脍》、宋刊《雪岩吟草》、元刊《遗山先生文集》、元刊《张文忠公文集》、元刊《松雪斋文集》、元刊《秋涧先生大全集》、元刊《此山先生诗集》、元刊《道园学古录》、元刊《道园类稿》、元刊《翰林珠玉》、元刊《范德机诗集》、元刊《柳待制文集》、元刊《存复斋文集》、宋尤袤刻《文选》、元刊《古文大全》、宋刊《精骑》、宋刊《圣宋文选》、宋刊《皇朝文鉴》、元刊《中州集》、元刊《范德机批选李杜诗》、元刊《河南程氏文集》、宋刊《坡门酬唱》、元刊《静安八咏诗集》、元刊《诗法源流》、元刊《读杜诗愚得》、元刊巾箱本《琵琶记》（实为明刊）等，大半均为“铭心绝品”。其他明钞明刊，亦均佳。黄荛圃校跋书亦在百种以上。明钞本中之《北堂书钞》、《古唐类苑》及明初抄本唐人集十七种等，亦为上品（请阅张目）。曾偕森公至其寓所，审阅数次，极感满意，颇有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尚拟再往一二次，俾能尽读其精品。此批书，张氏去岁开价五万（或美金三千），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

近商谈。今春以来，物价暴涨，张氏亦有涨价意，然甚有诚意成交，悬想其价总可不出四万至五万间。

（二）刘晦之（远碧楼）尚有善本书（宋元本及黄跋）二三十种，其最精者已于去岁归我辈有，然未尽也。近曾以宋蜀本《后汉书》、元本《三国志》、宋本《大易粹言》、宋本《尚书注疏》、宋本《圣宋文选》、宋本《金陀续编》、高丽本《山谷诗注》及黄跋宋人集三种求售（共十种），索六千元，约五千三四百元可得。然因无此笔钜款，故未能留下，现未知已他售否？此外，尚有宋本《中兴词选》、《韩文》（小字本）、《禹贡图》、《切韵指掌图》、《诸葛忠武侯传》等，均为希世秘笈。大约合此二批，尽其精英，当可不一万二三千左右。

（三）铁琴铜剑楼瞿氏所藏，主者本意欲保存不替。然系瞿良士三子^②共有之物。彼辈近有析居意（乞秘之），此批书势亦不能不分析，且亦不能不散出。三子中，惟其第三子凤起君知书好书，力主保存，恐亦无能为力。总数约一千二百余种，均著录于“楼”目及江刻“书目三种”中。约有精品二十余种，在良士生前已售予陈澄中^③及王寿珊^④，然所存者仍为海内之冠。四部均有甲品，分配甚为平均。“北杨”^⑤散佚已多，“南瞿”尚见完整，诚不能不设法罗致，以存此民族文献之精英。除天一阁外，国内藏书家，自嘉、道以来，尚保守不替者，惟此一家而已。已与商谈数次，尚无眉目。然彼书既将散出，我辈实不能不急起直追以购得之。古旧之家，即中品亦可抵得过“新兴者”之上品也。惟瞿氏所望甚奢（索十万以上）。且亦不欲全部出让，而其势却又不能不出让一部分以解决其家庭问题。最近或可设法得其一部分，约价在二三万之间。现正拟偕森公同往阅书。俟有确切之消息，当即行奉告。

（四）海源阁杨氏所藏，除押于银行者外，存津者尚有绝

精之品若干，宋蜀本《二百家名贤文粹》即其一也；又密韵楼蒋氏^⑥有宋本《于湖居士集》、北平邢氏^⑦有宋蜀本唐人集四种、吴某有宋本《楼攻媿集》及《唐文粹》等（均海源阁旧物）某氏有明末文俶彩绘本《本草图谱》等等，均待价而沽，似亦应收之。此批共约需一万五千元左右。

以上诸家，皆在最近即将散出者，如吾人有意，宜早予解决，俾免佚失，（闻江安傅氏^⑧之宋本《乐府诗集》已售去，诚可痛心！我辈必须迅速著手，免蹈覆辙）庶无亡羊补牢之弊。

综计上列诸家，总数约在十万左右。请转告陈股及“中英”股，如有继续营业之意，恳早日示知，以便积极布置为禱！此外，海内大批书，尚有：“北杨”押于津银行中之宋元本及抄校本百余种，南海潘氏^⑨（宝礼堂）所藏宋、元本百余种，又王寿珊（以“方志”为多）、谢光甫^⑩（以明刊本为多）、伦哲如^⑪（以明清本为多）、张国淦^⑫（方志）、德化李氏^⑬（敦煌卷子）、江安傅氏（宋、元、抄、校）、宝应刘氏^⑭（多内阁大库物）、五十万卷楼莫氏^⑮、顺德李氏^⑯及周越然^⑰等家所藏，亦颇为大观。此诸家一时尚无散出之消息，然亦有已在零星出售者（如江安傅氏、宝应刘氏及周越然等），但尚不妨缓图之。至滂喜斋潘氏^⑱、周叔弢^⑲及陈澄中三家，则精品极多，尚能保守不失。环顾宇内，大批书不过寥寥此数而已，将来如能并归一库，则诚古今希觐之盛业也，天禄琳琅，将失色矣。

至于诸肆零购，我辈亦认为尚有必要。盖南北各肆，时出好书，失之未见可惜，见之不能不留，大都可资补充，时亦得遇秘笈。预计，连同补充清本应用书，每月有一、二千元，即足应付，此亦不能不预为筹储者。

现因积货大增，栈租激加，每月办公费用（连同栈租在内），约共需二百元。印刷及运费，亦须预为划出另储，以免

临时筹措不及。故我辈公意，至少须作“一年”之计，预储万金，以供此项费用。现店中所存现金仅二千左右，王处尚有股款二万未到，然扣除汇水后，恐实收将不足一万五千元。两共存一万五六千元左右，如归还马氏垫款万元，则所余实不足供此一年内之办公、印刷及运输之费用。如此项垫款可缓行归还，则除预储此万元外，尚可余五六千元，恰可供购入刘晦之宋元善本十种及《本草图谱》之用。否则，将来至少运费须另行筹划也。尊见如何？乞即商之诸股东，即行示知，以便遵办。盖刘氏之物及《本草图谱》均迫不及待急欲脱手者。盼能电示，以便立即进行，俾免漏失，为荷！“善本书”所用印鉴，已请森公托王福庵刻“玄览中枢”^①四字，甚佳。兹附上印样，乞存案备查。“书影”自当遵命多寄数份。兹又检出二份，每份二张，乞分赠各股东。如仍不敷用，可设法再寄。专此，顺颂 公祺。如茂、子裳、犀谿同启。五月二十一日。

注：

①此信，《年谱》失载。

②“瞿良士三子”，良士，即瞿启甲（1873—1940），别号铁琴道人，为瞿秉清之子，江苏常熟人。铁琴铜剑楼后人。民国初年曾为众议院议员，创办常熟县图书馆。“三子”为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济苍，原名炽邦，启甲长子，曾为常熟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后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常熟市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旭初，原名耀邦，启甲次子，擅书画，1949年后长期工作于上海茶叶进出口部门。凤起，原名熙邦，字千里，启甲三子，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好目录学，1949年后任职上海图书馆善本组，编有《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

③陈澄中，即陈清华（1894—1978），澄中为其字，湖南人。曾任中国银行总稽核。嗜宋元本，所藏甚精，因藏有宋本《荀子》，遂颜其居曰荀斋。解放前移居香港。60年代初，将所携珍籍售于北京图书馆。在沪之部分藏书，则于“文革”中查抄，后退还捐献给上海图书馆。

④王寿珊，即王体仁（1873—1938），浙江绍兴人。清末秀才，以经营盐业致富，迁居杭州，辛亥后移寓上海。性嗜典籍，藏地方志甚多，约二千三百余种，筑九峰旧庐于杭州，部分珍籍储于上海，为沪上著名藏书家，身后藏书大多归诸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

⑤“北杨”，即海源阁杨氏。

⑥密韵楼蒋氏，即蒋汝藻（1877—1954），字元孚，号孟蘋，别署乐庵，浙江吴兴人。光绪举人。曾官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辛亥革命，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及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等职，为浙江有影响之实业家。其家世代嗜书，镇库之宝即为宋刊孤本周密撰《草窗韵语》，藏书楼名“密韵”即由此而来。王国维曾为编《密韵楼藏书志》。

⑦北平邢氏，即邢之襄，字赞廷，一作詹亭，河南南宮县人。为傅增湘同学，与傅氏往来借观藏书甚密。以购古本称于故都，所藏甚富。曾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其藏书大部分捐赠北京图书馆。

⑧江安傅氏，指傅增湘。

⑨南海潘氏，指潘宗周。宗周（1856—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少时供职洋行，居上海。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总办。藏书有佞宋癖，遇善本重值不吝，非宋刊则不屑一顾，家有宝礼堂，所藏多精品。藏书后归北京图书馆。

⑩谢光甫，浙江余姚县人。尝在上海银行界工作。搜罗古籍三十年，有宋本及精抄本十数部，所收清人集部及参考书甚多，后皆散出。藏书处为永耀楼，郑振铎《求书目录》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

⑪伦哲如，即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人。光绪举人。自幼嗜学。曾任参议院秘书、东北奉天通志馆协修。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喜购书，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家有续书楼，藏书重清人著述及四库未收书，盖欲续《四库全书》作提要，以补其不足。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

⑫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一字仲嘉，号石公，晚号潜园，湖北蒲圻人。光绪三十八年举人。任内阁中书，后入黑龙江程德全幕府。北洋时期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职。1949年后，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为著名学者和方志收藏家。著有《中国古方志考》、《历代石经考》等。

⑬德化李氏，即李盛铎。

⑭宝应刘氏，指刘启瑞。启瑞，字翰臣，号韩斋，刘台拱之族裔，刘岳云之子，江苏宝应人。光绪进士，官内阁中书，截取以同知用。清末，负责管理内阁大库旧本及档案，窃入私囊甚多。辛亥后，弃官侍隐。其藏书后大多归诸傅增湘。

⑮五十万卷楼莫氏，指莫伯骥。伯骥（1858—1958），字天一，广东东莞人。县诸生。又就学于广州光华医学堂，曾于广州设仁寿西药房。喜藏书，家有福功书堂、五十万卷楼，容庚尝称莫氏藏书“上企瞿杨，无惭丁陆”。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晚年双目失明并瘫痪，后卒于澳门。著述宏富，有《历代广东书徵》等数十种。

⑯顺德李氏，即李文田，字畬光，号若农，广东顺德人。咸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同治间历任江西学政、国史馆协修、纂修，后升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家富藏书，精于鉴别。

⑰周越然（1885—1946），字之彦，别署走火，浙江吴兴人。清诸生。南社社员。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以编著《英语模范读本》闻名全国。抗战胜利后，屏迹深居，渐入困境，执教某中学。藏书颇富，约二千余种，藏书处为言言斋。著有《书书书》、《蠹鱼篇》等。

⑱滂喜斋潘氏，即潘祖荫藏书，后归潘博山、潘景郑。

⑲周叔弢（1891—1984），名暹，字叔弢，晚号弢斋，安徽至德县人。早年就读私塾，获候补通判衔。首任天津华新纱厂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开滦煤矿公司代理董事长。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藏书珍本甚多，后多捐赠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

⑳王福庵刻“玄览中枢”印。福庵，即王昶。昶（1878—1960），初名寿祺，字维季，号福盒，浙江杭州人。工书，精篆刻，得浙派神髓，是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玄览”，远见，深察也。《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中枢”者，朝内，中央政府。晋陆机《文赋》云：“伫中枢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中枢”印，隐寓中央政府所有之意。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